

黄雀

秘密调查师

永城 著

I



THE SECRET EYES

秘密调查师 I

黄雀

永城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黄雀 / 永城著. -- 北京 : 现代出版社, 2016. 1
ISBN 978-7-5143-4544-5

I. ①黄… II. ①永…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15360 号

北京水木双清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全球全版权运营专家)
经本书著作人永城先生独家授权全权处理与本书版权相关的所有事宜。
更多合作, 敬请联系: qiu@gwrep.com

黄雀

作 者	永 城
责任编辑	崔晓燕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010-64245264 (兼传真)
网 址	www.1980xd.com
电子信箱	xiandai@vip.sina.com
印 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5.5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4544-5
定 价	3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家燕是思乡的鸟儿。无论迁飞多远，遥隔千山万水，定能靠着惊人的记忆力返回故乡。

家燕又是恋旧的鸟儿。返家的燕子，头一件“大事”，便是雌鸟和雄鸟修补旧巢。旧巢被毁了也不走远，在附近搭建新窝。每年燕子返乡，正值春回大地，所以燕子又被称作“知春鸟”。

然而这温顺恋家的鸟儿，却又有着神秘的一面：它们常在深夜启程，明月当空，一闪而过，如逃亡的剑客，急切而神秘。据说家燕并不惧怕寒冬。可它们为何又要长途跋涉，远离故土？

有人说，家燕迁飞的真正目的，是为了捕猎。

正所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正是自然界的求生法则，也是每个秘密调查师都明白的道理。

秋末冬初。晴空万里。

谢春燕站在停车场边上，抬头仰望大厦，大厦背后是深远的天空。

转瞬间，在燕子眼角的余光里，一团黑影从天而降。

紧接着一声闷响，从一辆白色金杯车后传出来。

有人在尖叫。保安们朝着金杯车跑过去。燕子也跟着跑过去，她身上尚且残留着医生的本能。

那男人侧着头趴在水泥地面上，雪白的衬衫塞在黑色西裤里。皮鞋掉了一只，另一只还在脚上。漆黑明亮，一尘不染。

殷红的血，从白衬衫下蔓延开来。

是他！

燕子顿时手脚冰凉，脑中一片空白。

1

一周以前。

大韩航空 758 次航班，正穿越赤道的夜空。758 的目的地，是远在南半球的岛国——斐济。

航班的乘客以黄种人居多。韩国人，日本人，也有不少中国人。五百美金一晚的海边度假酒店，对不少中国人而言，早已相当轻松。

758 的乘客中有这样一位中国人：徐涛，华夏房地产公司的财务处处长。他四十岁上下，国字脸，戴金丝边的近视眼镜，儒雅而忠厚。

徐涛周围的乘客都睡了，只有他头顶的阅读灯还亮着。他正专心凝视着邻座的小女孩。她叫丫丫，是他三岁的女儿。丫丫睡得正熟，嘴角微微带着笑意，那笑意令他心碎。他爱女儿，可他也爱菊，那个将他拖入迷途的女人。

菊是妖精变的。他已没有回头的余地，从他第一次把公司的现金汇入百慕大注册的公司开始。

那是登记在徐涛名下的公司，他和菊共同拥有。除了他们俩，没有第三个人知道这件事。就算到百慕大的公司注册部门去调查，也查不出那公司的股东到底是谁，这就是百慕大的好处。

他是个老实人，但那是在遇到菊之前。

当今的社会并不纯洁，徐涛原本没打算同流合污。他的父母都是老师，他们胆小怕事，几近迂腐。他就像他的父母。但爱情对于老实人，就是毒药。

菊是他的领导，华夏房地产公司的副总，万人企业的二把手。她漂亮、干练，但没得到过真爱，这是她告诉他的。她爱他。她不许他叫她赵总。她说，叫我菊，我的小名。只有你知道。

菊不想继续周旋在领导和老总们之间，因为遇到了他。菊要和他终老一生，在一个不为人知的角落。但在此之前，菊需要他的帮助。那些老总和老板们都是狡猾而贪婪的狐狸，他们把国家财产和职工的血汗塞进自己的腰包。菊曾是他们的帮凶，现在她要抽身而退，带着属于她的那部分——属于他和她的，他是她的真爱。

菊和他的合作天衣无缝。几千万的承包工程款，已经汇入百慕大的账户。只不过那些承包工程的公司地球上并不存在，就如同由他和菊经手的另外几个“大项目”。下次审计是三个月之后，那时他们早就消失了。他对不起妻子和女儿。

徐涛的妻子也是老师。高中化学老师，班主任。她戴着深度近视眼镜，和他过着白开水一样的生活。徐涛的父母更喜欢她一些。但徐涛爱自己的女儿，他是公认的好爸爸。曾经是。但事已至此，回头是不可能的。他发过誓，要给丫丫一切，除了完整的家庭。最近他心中常常会绞痛。

他瞒着菊和妻子给丫丫办了护照，买了机票。妻子在外地开会，他不想把丫丫丢到外婆家，他和女儿的时间已经屈指可数。菊正陪着领导打高尔夫，明天她将搭乘同一次航班，从北京经首尔飞往斐济。只有在万里之外的小岛上，他们才能像真正的恋人一般。但这一次，多了丫丫。菊会生气吗？她的脾气并不好。丫丫只有三岁，或许尚不具备泄密的能力。菊还从没见过丫丫。她们会彼此喜欢吗？其实这已经丝毫不重要了。

徐涛关了头顶的阅读灯，顿时落入一片黑暗中。

然而，并非所有的乘客都睡了。

在徐涛斜后方，有位年轻的女乘客，正在黑暗中默默注视着徐涛的一举一动。她已经这样观察他十几个小时了，从首都机场的候机厅开始。大约还有两

个多小时就要降落了，她却尚未得到多少有价值的东西。这是她的第一次秘密任务，一次求之不得的机会。

她就只剩下 48 小时了。

. 2

758 次航班于清晨抵达斐济。

海关黑皮肤的胖男人们穿着褐色的长裙，使用着上个世纪 80 年代的电脑，脸上洋溢着热情的笑容。不远处，行李传送带则用更古老的声音呻吟着。

徐涛领着丫丫站在传送带边，人流迅速在他和女儿周围蔓延。清晨的阳光洒在丫丫的童花头上，美得让他不忍心去看。

女儿头顶的阳光突然消失了。

随着一连串交替的“对不起”和“Excuse me”，有个身材苗条的中国女孩，正顽强地穿过人群，胜利抵达丫丫身后那一点点小得可怜的空间。

她戴一副黑框眼镜，穿发白的牛仔裤和起皮的运动鞋，好像暑假出门旅游的大学生。徐涛想起妻子年轻的时候。她远比妻子漂亮。

徐涛把女儿向自己身边拉了拉。那女孩顺势站稳脚跟，回头向他微微一笑。她摸摸丫丫的头，弯下身说：“谢谢你给阿姨让地方！小妹妹，要小心哦，阿姨的箱子很大的！”

那是个巨大的老式黑色皮箱，因为塞着过多的东西而过度鼓胀着，看上去简直比她还重一些。她探身抓住箱子，狠命拉了两下，却力不从心。徐涛帮她把箱子从传送带上拎下来。她说了一声“谢谢”，脸上洋溢着真诚而灿烂的笑容。

笑容。

“阿姨有好吃的，你要不要？”她从提包里取出一大块巧克力。

“她不要。”徐涛忙拦着。

“没事的，你看还没开封呢！”她冲他眨眨眼。

“不是……她牙齿不好，不能吃太多。”

“那就先拿着吧，好吗？我们等一会儿再吃。”她把巧克力塞进丫丫手里。

徐涛的行李到了。巧克力已经被咬了个缺口。

“小妹妹，阿姨先走啦，拜拜！”

她摸摸丫丫的头，顺便向徐涛莞尔一笑。

“阿姨别走！”丫丫撅起嘴。徐涛抓住女儿的手：“丫丫听话！阿姨有事。”

徐涛目送着“阿姨”走向机场大门。她的牛仔外衣脱掉了，剩下一件白色的T恤衫。她的身体小巧而妩媚。黑边眼镜，没有名牌，没有化妆，没有佩戴任何饰物。她好像生活在二十年前。他们萍水相逢，几分钟之后就会彼此忘记。

几分钟之后，他们却在机场门口再次相见。徐涛领着女儿茫然地站在路边，“阿姨”则坐在旅行社安排的车里，而徐涛预约的那一辆车坏在半路了。

她摇下窗玻璃向他招手。

原来，他们住在同一家酒店。其实这也不能算巧，因为全北京的斐济自由行都是由同一家旅行社包办的，可供选择的酒店并不多。

她说她是某外企的秘书。老板要来斐济会见客户，她提前一天来作些安排。这就巧了，因为徐涛的老板也是明天来，不过不是来开会的。徐涛当然没告诉她这些。那是他和菊的秘密。她坐在前座，徐涛和女儿坐在后座。他通过后视镜看见她。她的确漂亮，但由于眼镜和发型而打了折扣，不再出众。她涉世未深，偶尔碰倒他的目光，还会脸红。

酒店有一大片私人海滩。他们预订的房间都是朝向大海的豪华客房，但分处两座不同的小楼里。这样最好。徐涛不想让她看见菊，更不想让菊看见她。

他们在她门外分手。丫丫拉着她的衣角不肯放，徐涛把女儿硬抱回自己的

房间。如果女儿也这么喜欢菊就好了。

下午，他们在沙滩上再次相见。丫丫看腻了他手提电脑里的动画片，闹着要到沙滩上来。丫丫玩沙子，徐涛则躺在躺椅上。和煦的阳光让他很快又有了睡意。在半梦半醒之际，他听见丫丫甜甜地叫阿姨。

他把眼睛睁开一条缝，看见女孩脑后左右跳动的马尾。夕阳西下，海面是金色的。

徐涛起身抱起女儿，高高地举过头顶，有些细沙落进他眼睛里。丫丫尖声喊着：“我飞起来了！爸爸，我飞起来了！”更多沙子落到他头上和脸上，他突然有种想哭的冲动。他的手机就在这时响了。

电话是菊打来的。菊正在机场等待登机。徐涛揉着含沙的眼，告诉菊他把女儿带来了。电话里寂静无声。他立刻意识到自己是多么幼稚。他硬着头皮试图解释，电话却挂断了。五分钟之后，菊又打过来。她定好了另外一家酒店。在岛的另一侧。过不过来随他的便，但她不想见到他的女儿。

他们在沙滩上一直待到深夜。“阿姨”给丫丫讲仙女的故事，直到丫丫睡着。徐涛把丫丫抱回房间，再回到沙滩上。

“阿姨”身边多了两瓶啤酒。徐涛索性又去买了一打。

他们一言不发，看着星光下的大海。她突然唱起歌来，歌词是英文的。徐涛听不懂，但旋律非常柔美。他抬头看着满天的星星，它们随着歌声闪烁。

他们开始有一句没一句地聊天，直到徐涛把啤酒都喝光。他的意识一直是清醒的，并没说什么不该说的话。他只告诉她，他的老板明天要见他，可他不能丢下丫丫不管。他没解释为何不能带着丫丫去见老板。

女孩流露出为难的表情。她说她明天也要工作，不然也许可以帮忙。徐涛原本没打算求她帮忙，所以也没在意她的话。可第二天一早，他却被门铃声吵醒。女孩微笑着站在门外：“公司的会议推迟了一天。是老天要帮你的忙，不是我。”

一个小时之后，徐涛在岛的另一侧见到菊。出乎他的意料，菊是一副兴高采烈的样子。菊给了他一个热烈的拥抱：“你怎么没把女儿带来？”

又过了一个小时，徐涛和菊乘坐出租车回到酒店。菊留在车里。徐涛在沙滩上见到丫丫和“阿姨”。他们回到她的房间，取走他的手提电脑。那里有丫丫爱看的动画片，不过今天没用上，因为她们一直在沙滩上搭城堡。

徐涛退了房，骗丫丫说阿姨一会儿就来。

在出租车上，丫丫再次提起阿姨。菊再次问这“阿姨”是谁。他已经向菊解释过的。徐涛心里突然有些不安，努力回忆曾经跟“阿姨”说过些什么。他确信他没说什么不该说的，内心也随即平静下来。

他们只是萍水相逢。他都没问过她的名字，她也没问过他的。

徐涛却不知道，此时此刻，那位可爱的“阿姨”正在斐济机场办理登机手续。她的黑框眼镜不见了，换作 Chanel 的墨镜，遮住大半张脸。牛仔裤和运动鞋也不见了，换作套装和高跟鞋，都是今夏欧洲最新的款式。她略施脂粉，使原本白细的皮肤更加光嫩。她出示的是美国护照，她从骨子里透着洋气。她走出酒店时，没人认出她就是昨天早晨入住的那个土里土气的中国女孩。她并没办理退房手续。即便有人打电话到酒店，接线员也只会说：那位小姐不在房间里。谁也不知道，那位小姐已经提前离开斐济。尽管按照原来的计划，她还有一天的时间。

她获得的信息并不多，但至关重要：徐处长来斐济和某人会面。他说那是他的老板，晚一天到达斐济。他不能带着女儿去赴约，但后来改变了主意。她昨晚就已经把这些信息通过她的黑莓手机发回北京。她的同事此刻正在排查检索，目标就是昨天从北京飞往斐济的所有乘客。

除了这些信息，她还有一样更有价值的东西：徐处长手提电脑的硬盘。在他离开酒店的短短两个小时里，她用随身携带的特殊设备，快速复制了一个内容完全相同的硬盘。她取出手提电脑的硬盘，装进复制品。除了专业电脑技术员，没人能看出硬盘是更换过的。她的动作熟练而且麻利，这一切都是在搭建城堡的间歇进行的。她回到北京之后，徐处长的硬盘将被火速送往香港，并在专业硬盘分析室里进行分析，把那些没删的或已经删除的文档、信件、网页，

甚至网络聊天对话都找出来——电脑从来都不是一种值得信赖的工具。

她把硬盘用牛仔裤裹着，放在那只老式的黑箱子里。黑箱子外面又套了一个绿色的套子，因此显得更加沉重。航空公司办理机票的黑小伙问她要不要帮忙，她微笑着拒绝，自己把箱子搬到行李托运柜台上去了。

当飞机离开跑道的瞬间，黑莓手机在她精致的 Hermes 皮包中震动了两下。皮包里还有另一只手机，那是她的私人电话，起飞前就关机了。但黑莓不同，它只能沉默，不能关机。

起飞十分钟之后，她拿着她的小皮包走进厕所，锁好门，取出黑莓手机，敲进密码。邮件是 Steve 发来的，她的老板。内容就只有一句：“Yan, Great job！（燕，干得好！）”

她微微一笑。Steve 英俊而威严。他对工作的苛刻要求，在 GRE 是出了名的。她加入 GRE 不足两个月，以前从未有过任何调查经验。谈到商业调查，她还只是个刚入门的新手。

GRE, Global Risk Experts Lnc., 全球风险管理专家有限公司，世界知名的商业调查公司。它的缩写和美国研究生资格考试相同。那场考试曾让她吃了不少苦头，将近十年之后，GRE 公司却给她带来新的希望。

她将成为一名出色的调查师，一个自食其力的人。

.3

“Yan！”

一个男人的叫声，紧贴在燕子颈后，短促而诡秘。

燕子正拉着箱子从机场大厅的洗手间里走出来。她打算直接去公司，所以换掉了一身高档洋装。Hermes 的皮包同样不能在公司出现。

燕子被突如其来的叫声吓了一跳。猛一回头，一个矮胖的中年男人正笑眯眯看着她。他的额头和腮帮子上都有些汗意，微微打卷儿的头发上泛着油光。

“老方？你怎么在这儿？”

老方是 GRE 公司的高级调查师，北京最早的员工之一。以他的穿着和举止，没人当他是外企白领，国企领导的司机也许更贴切些。老方嘻嘻笑着说：

“您是大功臣，当然得有人来接您了！”

燕子心中暗暗吃惊。老板 Steve 曾经说过，斐济的行动须严格保密，家人和同事一概不能透露。可老方却显然已经知道了。他可不是公司骨干，平时就只做些跑腿的杂活。

“老板说你首战大捷，一准儿累坏了，得让你赶快回家去歇着。老板给你发了邮件，你查看？”老方好像看出了燕子的心事似的，笑里带着文章，看上去有些猥琐。燕子避开他的目光，心中微微反感：为何不光明正大地等在海关出口，却鬼鬼祟祟地藏厕所门口？

燕子掏出黑莓手机。果然有封新的邮件。Steve 用英语写道：“把硬盘交给方，回家休息。”

是体贴，还是为了硬盘？

燕子索性不去多想。休息就休息，反正斐济的任务她已完成了。即便是高级调查师，也难得孤身一人去国外执行任务，而她还仅仅是个初级调查师。她的机遇已属求之不得，没什么好抱怨的。更何况 Steve 的心思远非她所能猜到的。她有她自己的目标，继续努力就是了。只不过，若早知不必去公司，她就不用机场的卫生间里换衣服了。

既然已经换了衣服，索性顺便去看看父母。燕子的父亲也不喜欢看她穿华丽的衣服，他常说：“你能不能自食其力？”

.4

燕子的父母，仍住在燕子出生的老楼里。老楼靠着铁路。奥运会前重新粉刷了外墙，使它变成浓妆艳抹的老太太。燕子家的阳台上，曾经有个燕子窝。燕子生在四月，因此得到“春燕”这极其普通的名字。

燕子把宝马小跑车停在小区门外。那车也是父亲不爱看见的：“开宝马？你有钱？钱是你自己赚的吗？”

父亲坐在客厅的沙发里看报纸，燕子溜进自己的房间。九年来，这房间始终空着。天色暗了，燕子没开灯。楼下有火车经过，灯光流过房间，墙壁上跳出两个耀眼的亮点儿。那是两枚按钉，曾经按住一张美国地图。地图九年前就扯掉了，按钉却一直都在。

地图是大学毕业时，同班的一个男生送给燕子的。那年她二十二岁。她做了眼科医生，那男生去了纽约。他临走的前晚喝醉了，当着许多同学和朋友的面，流着眼泪跟燕子说：“你嫁给我吧！”

燕子每天要看五十个病人，下班后还要骑四十分钟车去新东方学英语。她把工作头一个月的全部工资，用来买了微型录音机，剩下几个月的工资，买了各种英语书和磁带。她的英语原本很差，花了两年的功夫才勉强把托福和GRE考过关。她得到了几所不知名的学校发来的录取通知书，却没有任何形式的奖学金。她犹豫了整整一周，最后还是下决心去美国大使馆碰碰运气。她已经两年没见到他了。

去签证的前一天晚上燕子彻夜未眠。见到签证官的时候，她的眼睛本来就是红的。签证官面无表情地示意她离开，她的眼泪一下子就流了下来，过了半天才弄明白，自己竟然拿到了签证。泪水再次夺眶而出。

但如同电视剧里的爱情故事，在燕子得到签证后的第二天，那男生改变了

主意。他在越洋电话里告诉燕子，他们都还年轻，也许不该急着考虑个人问题。

燕子在铁路边一直坐到黎明。

一周之后，燕子用父亲借来的五千块钱，买了两只大号的帆布箱子和一张去美国的单程机票。她把英汉词典放进箱子里，把其他英语书和磁带都卖给收废品的，把卧室墙壁上的美国地图撕了，把一头长发剪短了，烫成许多零乱的卷儿。前来送行的朋友们都恭喜她要 and 男友团聚了，母亲小声嘱咐她不要过早住在一起。她一声不响地微笑，没告诉任何人她的目的地不是纽约而是芝加哥。她的内衣口袋里有两百美金，那是她的全部家当。

九年之后，燕子回到北京。她住在朝阳公园边三百平米的复式公寓里，开着蓝色的宝马小跑车，拎着价值十几万的皮包。她在网上刊登了简历，申请了几个月薪数千元的工作。

一周之后，燕子接到猎头公司的电话。猎头说，有一家叫做 GRE 的外企咨询公司，Global Risk Experts Lnc. 是全球顶尖的投资风险管理公司。这家公司想面试你。

面试定在国贸一座楼的星巴克咖啡厅。那时还只是初秋。

如今这些年，星巴克好像流行性感冒，写字楼近了也要相互传染，遍地都是。燕子刚回到北京不久，为了找到正确的星巴克，颇费了些周折。燕子气喘吁吁地推开玻璃门，一眼看见咖啡桌后衣冠楚楚的男人。星巴克人流如织，那男人的目光却没有丝毫的疑问，就像他们已经认识多年了。

他的五官、鬓角、下巴，还有西服、领带、袖扣，无不显得完美无瑕。他却好似一座冰雕，精致至极，冰冷至极。燕子背后不禁一阵寒意。

“我该叫您谭太太，还是谢小姐？”他的英语很地道。

“谢小姐。”

“谢小姐，您知道 GRE 是做什么的？”

“咨询。”

“咨询什么？”他眼中有道炯炯的光，使燕子略微乱了方寸。她确实浏览

过那公司的网页，却并不太理解里面的内容。毕竟，她的经历和金融投资没有过交集。燕子硬着头皮回答：

“有关投资方面的……投资风险……”

“我们的产品是什么？”他毫不留情地打断燕子。

“咨询服务？信息？”

他紧盯着燕子，面无表情。燕子突然有了一走了之的冲动。

“我们的产品，是秘密。”他的男低音，悄然而坚决地穿透咖啡馆的嘈杂，“值钱的秘密。”

燕子的双颊被他的目光灼得发烧，却忍不住打了个寒战。一瞬间，她忘记了她正在参加一场面试。

他对她的窘迫全然无动于衷。他问：“你做过调查吗？”

燕子摇头。

“今天就到这里吧。谢谢！”

他站起身，向她伸出手。他的动作突如其来，虽然在她预料之中，却没想到来得这么快。她茫然地也把手伸出去。再次出乎她的预料，他的手很软，手心滚烫。

“谭太太，您的包很漂亮。”他微微一笑，转身走出星巴克去。

燕子在原地愣了几秒。

她手中的Hermes皮包价值两万美金，她所应聘的工作月薪只有五千人民币，她却尚不能胜任。她浪费了他宝贵的时间。他不仅冷漠，而且刻薄，尽管是她不自量力在先。她突然有些委屈，好像受了欺负，却又无处申辩。

然而两天之后，燕子却接到猎头的电话。猎头能说会道，若在旧时，或许能成为出色的媒婆：“不错啊！GRE那几个总监一向很挑剔的，这一拨都面试了二十多个了，你是最没经验的一个，居然就选中你了！这回是哪个总监面试的？初级调查师的职位虽然不高，但不管做什么，总要从头学起。不过我可跟他们说了，你是博士，而且还有美国护照。不能按着国内的本科大学毕业生开

工资吧？GRE 答应给你每月六千，比别的初级调查师高不少了！这是破格的待遇呢。”

猎头却并不知道，面试燕子的，并非总监，而是 GRE 北京办公室年轻有为的大老板，Steve。

燕子接受了 offer，把 Hermes 扔进壁柜里。面试时的窘迫她深记在心。她不是花瓶，她能自食其力。

母亲在厨房里招呼着吃饭。客厅里的日光灯有点刺眼。黑莓手机突然在燕子的牛仔裤里震动了两下。

Steve 用英语写道：“明早八点，请务必赶到公司！”

GRE 的法定上班时间是九点。除了个别赶任务的，大部分员工都在八点到九点之间到达。Steve 让燕子在大多数人之前到达公司，难道又有更加秘密的任务？

下午在机场小小的怅然，此时一扫而光。Steve 总是出人意料的。这一点燕子早有体会。

.5 

“您好。GRE……对不起，他现在不方便接电话……对不起，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出去了……对不起，我是说，我不能告诉您他在不在公司……对不起，我不能告诉您他的手机……是的，这是公司规定，对不起！”

老方经过公司前台的时候，格外苗条的秘书小姐 Linda，正在用比细腰还